

珍藏本



文爱艺抒情诗集

WEN AIYI SHUQINGSHIJI

太白文艺出版社

1227/62/

人爱艺抒

诗集

牛汉题



责任编辑:葛佳映

装帧设计:沈 斌

文爱艺抒情诗集

文爱艺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 印张 5 插页 537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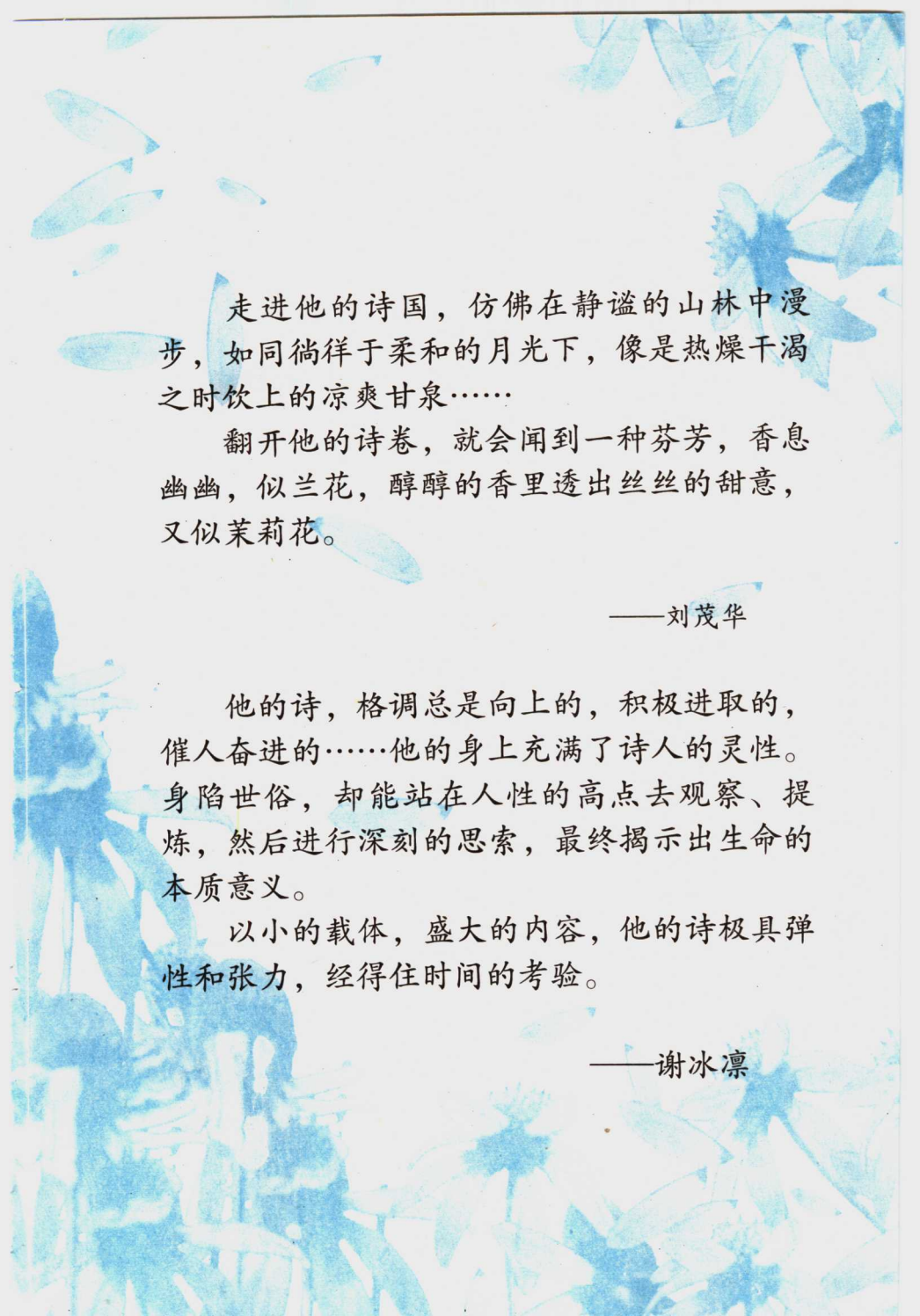
ISBN 7-80605-590-8/I.512

定价:43.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02)



走进他的诗国，仿佛在静谧的山林中漫步，如同徜徉于柔和的月光下，像是热燥干渴之时饮上的凉爽甘泉……

翻开他的诗卷，就会闻到一种芬芳，香气幽幽，似兰花，醇醇的香里透出丝丝的甜意，又似茉莉花。

——刘茂华

他的诗，格调总是向上的，积极进取的，催人奋进的……他的身上充满了诗人的灵性。身陷世俗，却能站在人性的高点去观察、提炼，然后进行深刻的思索，最终揭示出生命的本质意义。

以小的载体，盛大的内容，他的诗极具弹性和张力，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谢冰凇

撰写赏析者(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琛	马崇俊	毛 翰	王文戈	王维洲
白 虹	刘 芳	刘茂华	孙建军	远 村
李延夫	张永健	张梦云	吴小斌	吴鄂东
杨 枫	杨光治	杨希贵	宋明发	陈文道
於可训	周圣弘	邹建军	姚中才	赵国泰
涂文晖	夏武全	喻安伦	谢冰凜	谢克强
谢德璞	程光炜	曾梦莹	管用和	

畅销诗诗人文爱艺

刘茂华

有些艺术论理深沉博大，令人老成持重。

有些艺术清新活泼可爱，让人青春永驻。

文爱艺的诗歌把两者融为一体。走进他的诗国，仿佛在静谧的山林中漫步，如同徜徉于柔和的月光下，像是热燥干渴之时饮上的凉爽甘泉……

一、重返伊甸园：永远的初恋

爱情
是闪烁的晨星
挑明
就消失了

——《爱情……》

文爱艺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爱情诗。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因为“情爱不仅在戏剧小说中表现得丰富多彩，而且在现

实生活中也是丰富多彩的。它是除生命冲动之外，最强大、最有力的活动了。它占据人类青春期这段黄金时代的一半时间，耗费他们的思想和精力；它也是人类终生砣砣以求的鹄的。^①古往今来，关于爱情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不仅数量众多，有初恋、热恋、失恋，有婚姻、家庭，而且风格各异，有雄浑豪放，有清丽淡雅。文爱艺的爱情是永远的初恋，清纯、恬静、轻盈。翻开他的诗卷，就会闻到一种芬芳，香息幽幽，似兰花；醇醇的香里透出丝丝的甜意，又似茉莉花。

当情窦初开时：“我的心长出了翅膀/在你的头发上飘游/在被夜挤满的星星间浮动”（《我的心长出了翅膀……》）这种感觉是美妙而又捉摸不定的：“黄昏走进雾迷的森林/就像你走进我的心/欲暮未暮的落日/似你含烟笼雾的眼睛”（《黄昏走进雾迷的森林……》）思念是恋人之间最经常的心理活动，在诗人的笔下被描绘得如歌如画、悲喜交加、深切动人：

“相思是永也拂不去的幻影/随忧入睡、随喜相拥//爱情是刻骨的痛苦/如果拂手握住的是云/夜夜更添凄雨”（《有一种恐怖……》）由于恋人之间的心理特别微妙，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误会也因此产生，但诗人以一颗相减之心面对彼此的隔阂：“也许每一个时刻/都隐藏着误解/如果这误解是美丽的/我愿我的旅途在每一个漂亮的雨季/都停泊在你误解的小站”（《无休止的春雨……》）

文爱艺的爱情诗永远保持着初恋的温馨和美丽：天真无邪，晶莹剔透，清澈纯净，明朗旷达，纯朴善良，息息相通，难舍难分，生死不渝。

“诗人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是随处都带着友谊和爱情的支持者和保护者。”^②文爱艺俨然是爱情的保护神，用最痴的情，铸成锋利的剑，守护着爱情，守护着初恋，守护着圣洁。他的诗维持着爱情不受伤害：“爱情/原本是风雨中的花蕊/只有不被风雨摧落的/方能结果”（《爱原本是风……》）他

的诗信奉爱情即使历尽沧桑也不改初衷：“爱情是寒梅枝上的花蕾/冷月淋过/风霜逼过/千年今日/依然如洛水之波”（《爱情是寒梅枝上的花蕾……》）虽然缘份已尽，诗人的恋情依然如故：“即使今后永不重逢/活着不能相见/远山的白云/也隔不断/对你的/思念”（《即使今后永不重逢……》）

文爱艺的爱情诗犹如爱夜的一盏灯，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他的诗充分发挥了文学艺术的审美愉悦和教化功能，正如爱默生所言“在希腊雕刻里，在罗马建筑里，在塔斯康和威尼斯的大画师的作品里，最高的魔力在于它们用的语言具有普遍性。它们全部发出一种招供，招供出精神性格、纯洁、爱和希望。”^③

二、寻觅安居地：诗意的风景

在如雾似烟的松林深处
落日把远离尘嚣的美丽
洋洋洒洒
挥画成风景

——《黄昏无语……》

山水诗和咏物诗是文爱艺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春夏秋冬，风花雪月，山川江河，都有了灵性进入诗人的视界，活跃在诗人的笔端。王夫之老早就论述过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情景交融的问题：“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④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⑤后

者比前者更进一步，加入了“言”这一项，言、景、情应合为一体，当然着重强调的是“情”，即“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⑥文爱艺的诗不仅较好地处理了言、景、情三者的关系，而且又多了“意”，他的诗把四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出水芙蓉，天然去雕饰”，达到了妙手偶得之，巧夺天工的艺术境界。

首先看一首爱情诗，“无边的云/无边的雨/都浸透相思//在田野/在山岗/在无边的无边的空中”（《相思是莫名的忧伤……》）诗人善于抓住刹那间的思绪，将思绪与眼前之景交汇：“夕暮是悲壮的时刻/所有的辉煌都渐收敛/无形的苍凉/滚向天边”（《夕暮是悲壮的时刻……》）在散文诗中也是如此：

漫过田野里的一切，都融入了这潮湿的天气；我的心随着原野的寒冷徜徉，灰蒙蒙的天空向我压来。

心灵随着天空的颜色而旋转。

——《天噙起了嘴巴……》

诗人的胸怀并不狭窄，没有把自己孤立于外界，而是将自己的情感生发出去，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有些诗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如诗人从一棵柏松的身上看到了：“他骄傲安详/如帝王/而在不被人/知觉的时刻/却在经受着/彻骨的凄寒”（《一棵孤独的松柏……》）诗人在散文诗《雪花》中表述了一种人生体验：“尽管轻轻的一摸，你即融化，但这不是你的命运。你以消融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以苦难把命运展示给希望，坚定并且贯穿自己的一生。”

诗人不断地探索，言、景、情、意在他的思维世界里终于完美和谐地统一了，为我们寻觅了一个理想的安居地。大哲学

家海德格尔说：“人并不是通过耕耘建房，呆在青天之下大地之上而居的。人只有当他已经在诗意地接受尺规的意义上安居，他才能够从事耕耘建房这种意义的建筑。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⑦在这片安居地上，诗人重新创造了白天：“天空给大地披上了无限的温情；万紫千红的田野、红红绿绿的都市、云雾缭绕的大山、清澈见底的溪流，在明净如镜的蓝天下，吐露着色彩的鲜艳。”（散文诗《天空给大地披上了……》）诗人也同时开辟了一个黑夜：“寰宇声轻，尘世的喧嚣，渐渐隐退。月亮是金色的花瓣，羞涩地俯首低垂；我也低垂，羞涩的是你的眼睛。夜是慰藉心灵的花园，月给它镶上迷人的花边。”（散文诗《月涛滚滚……》原文是分段的，这里为行文方便，没有隔开）在这片安居地上，我们找到了身心的归宿，我们的思想、感受、精神在这里栖居、游牧……

三、人约黄昏后：平实的温柔

有那么多故事
需在炉火旁诉说
而不倦的时刻
总是匆匆而过

——《残冬是百感交集的日子……》

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说：“当恋爱向纵深处发展时，人的思想不断表现出一些充满诗意的色彩，而且也带着一些崇高的气质，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倾向。若能达到恋情之高峰，人的想象中即会发射出灿烂之光辉；如果中途受挫，他们就会顿觉人生无望、生活毫无乐趣，甚至生命本身也没有什么使人留恋的了。”^⑧细细思量，这段话不无道理，因为现实生活中由爱

生仇、为爱而死的现象屡见不鲜。文爱艺用诗向我们揭示了一条真理：要让爱真正地天长地久，必须要有——温柔。正如他在一篇后记中说：“爱情，真正的爱情，其实并非是一种一触即发的激情。相反，它应是一种温柔，一种缠绵不尽，久之愈浓的温柔。”因为“温柔与激情，并不是一组对立的概念，相反，两者一体同根。温柔是激情的深化与升华，而它的成长是靠理性的阳光和雨露来普照滋润的。”^⑨生活是平实的，日子多如牛毛，所以爱一方面需要平实的温柔，一方面需要相互的给予、付出，还有接受，“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⑩

不仅爱情需要温柔，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温柔。文爱艺诗中的风景同样充满似水的柔情。这般的情和景构造了一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当然非常幸福。

文爱艺的诗如人约黄昏后高挂在柳梢头的月儿：温情、俏丽。还是让诗人为自己的诗发言吧：

月光是一种语言
所有的感觉
都抒写在里面

无须指划
无须描画

所有的美丽
都在这里
成为一句话

——《月光是一种语言……》

文爱艺现象

王维洲

文爱艺的诗创作，在诗歌园地里是一种独特的现象。

当前，人们都在感叹诗歌的衰落，诗，越来越不为读者所理解，也越来越被文坛所忽视，形成了诗刊以外的报刊发诗难，诗评少，承认诗人的地位荣誉者更少，诗人已难与其他作家一样有出入社会高层活动场合的平等机会，各作协的专业作家班子里已难得再吸收诗人。本来，在古代，诗发端于歌，歌是属于大众的。而今诗歌却愈来愈远离了大众，从内容到形式，特别是它的有意不想让大众理解的语言，更是脱离了大众而孤独地飞向云霄。诗人除了自费自销出书，出书已基本不可能。一些诗歌转入“地下”——在内部报刊或同仁们打印的报刊中流传，只发作品而不付稿酬。这种现象在内地有，在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也触目皆是。诗人们“自办报刊自欣赏”这种前几年就发生过的调侃，已经不仅仅是调侃了。当前的诗人的诗已经极难销售。

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下，文爱艺却出手惊人！近六七年来，他的诗集已一本接一本地出，现在出版的诗集已是他的第32本书了。而且他所有的出书，并不需要自费，每一本都印数可观，一些出版社争相为他出书，经济上大有盈余。一些知道这

种情况的人，都惊呼：这太奇怪了，莫非文爱艺是当今的诗仙或者诗圣么？若说不是，为什么他的书这么异乎寻常地畅销？若说是，可文坛上又未见轰轰烈烈地评他、颂他、炒他，把他奉为当今的仙、圣呀，这怎么理解？

但文爱艺的每一本书，总有评论家为他作序，人们都理所当然从文爱艺的诗上解释原因，但我看，仅仅从诗自身看文爱艺是不够的。我是不愿那么动不动就提出一个什么“主义”什么“现象”来的，可现在对不起，我是不能不提出一个来了。应该说，这的确是一种“文爱艺现象”。

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就是文爱艺是一个当代社会形态下出现的新人，这样一个新文人，是和经济大潮扭合在一起来发展和成长的。他的身上，充满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特征。对于他来说，诗写出来了，任务并没有就此完成，他需要接下来进行另一番持续性运作——就是把写出来的诗，通过出版与发行传播到读者手中去，他的工作才告完成。

这和传统的诗人是不同的。可以说，他的诗歌创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发端于构思与写作，结束于诗集并发售到读者手上。看起来，这正是当代经济运作中从产到销的一条全程滚动路线。文爱艺的诗创作活动是与当代的创造模式息息相关的。

我与文爱艺相识久矣。1987年6月，湖北省青年诗歌协会与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在九宫山笔会，我在那个青年群里，看到一位白白净净，戴着银边眼镜，含着微笑的年轻人。他坐在旅游车的一边，和大家也没有什么话，显得很陌生的样子，这可能是因为他首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吧。直到后来这次活动要结束，他找到我，给我留下他的名字：文爱艺。当时的感觉，一是他的热情，二是他的谦虚，三是他的名字体现了一种明确的追求。因而这个陌生的年轻人给我的印象很鲜明。以后，在我与喻大翔负责的《当代散文报》里，给他安排了一些工作，与

他的接触就渐渐多起来。

1988年6月，他送给我的第三本诗集《春祭》，居然出得很别致，这一举动我大感新奇，问他书是如何发行的？他笑着说了几个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在给学生作报告中，当场签名售书。这种方式，现今已不稀奇了，可是在九年以前，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创见的大胆的聪明之举。文爱艺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在以后这些年来，他的诗集越来越多，不但装帧精美，书的构成灵活，富有创意，封面也极其追求豪华。而且是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新华店发行，每本书少则二三万册，多则可达二三十万册。这不知要叫多少人为之眼红，自叹莫及！

但是，你不要以为，对书的运作是他唯一的特色，在创作上他也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

这是由文爱艺诗作的特点所决定的，我将其归纳以下五点：

首先，他的诗都是袖珍型的。大多短小得只有十来行，最长的也不超过二十行。二十行，对于别的诗人来说是短诗，对他来说已经是长篇了。他排斥冗长。其实古人最懂得这个道理，一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只有四行；一首流传千古的《渭城曲》，仍然没有超出四行。虽然有些长诗，评价也很高，可是文爱艺的读者一定没有耐心读长诗。一首短诗只要传达出了诗意，就已经达到目的。文爱艺的诗多表现，少思辨，他不愿意为多加剖析而加长诗行。如《星光……》：

星光幽美
如恋影
点缀满天
又点缀满地

默默的水天一色
静寂成永恒的风景

但他的诗，亦有思辨，启人思索。如《爱情……》：

爱情 / 是闪烁的晨星 / 挑明 / 就消失了

当代人异常繁忙，极少的空暇时间要作种种的瓜分，所能给予诗的很少很少，于是文爱艺的短诗便正是这些读者大众的猎物了。

其次，文爱艺的诗是一种情调。文爱艺是个聪明的人，他明白太短的诗作很难有淋漓的表达，尽情的阐述，深刻的识见。但他并不勉强追求这些，对于他来说，一首精妙的小诗，弥漫着一种情调足矣。他的情调是什么呢？是一种淡淡的忧伤，一种迷离的追忆，一缕自得其乐的闲逸和对青春的陶醉。所有这一切构成文爱艺的诗的氛围。情调是一种长长的歌，是一种特有的韵律，一种富有个性的音韵，它能支撑一张笼雾带露的网，氛围则在这网中。我找出一种颇为典型的诗，看看它能否把你拉进这张网里：

相思是莫名的忧伤 / 行去总无来由 // 无来由进入心房 / 把心底任意窥视 // 无边的云 / 无边的雨 / 都浸透相思 // 在田野 / 在山岗 / 在无边的无边的空中

——《相思是莫名的忧伤……》

这种情调也就是一种融入了风格的美。他喜欢把一种特定的心境置于大自然的涌动之中：山、野、云、雨。文爱艺于此深得调动读者的情韵的诀窍。

再其次，文爱艺的诗有一种鲜明的意境。他的诗是许多这样的单词构成的：花朵、星辰、繁星、月亮、波光、灯影、梦幻、露珠、荒野、雪原、细雨、流水，以及温柔、宁静、忧郁、内疚、欢乐、爱情、美丽、目光……他的意境，是大自然的风景，也是人自身的风景。自然的风貌与人的风貌是一体的，融合的，因而他的诗常常是在优美的画面里，把人置于一种舒展之美的状态中。

又其次，文爱艺有他华美而典雅的语言，这些语言来于古典的诗词之中。它精炼、雅丽，又有浓艳的色彩和柔和的音响。他的语言做到了优美、流畅、富有音乐感，但又明朗、单纯、通俗、平实，恰与他的读者群相宜。这首《黄昏的心情…》可代表一般：

黄昏的心情
是归途的心情
茫茫的洪流
流云苍苍

夕阳的美丽
是悲壮的苍凉
悠悠晴空
南山楚楚

无边的落日
落无边的心
在寂寂的雪原
在寥寥的荒野

读这些语句，使我想到了《诗经》或《古诗十九首》的句

式，可是这里的不同之处，是明白晓畅，易于为大众接受。

当诗坛充满了“高深莫测”、佶屈聱牙、用最难懂的西式语法结构和梦呓式的神智欠清的语言来吓退诗人之外所有的读者的时候，文爱艺的语言却赢得了他的读者群的理解，并受到了喜爱。这正是对当前诗坛那些存心叫人读不懂的诗的一声冷笑。

最后，关于哲思。或许是因为文爱艺的诗崇尚短小吧，他往往长于描画，而不事分析，但这也是他有意为之，不然，便难以短小，此其一。其二，由于文爱艺有时亦运用富有哲思的句子，又加强了他的诗的理性色彩，这也证明他能够这样做，如果他能够重视这一点，这可能是他的转捩点。

综观文爱艺，像这样的诗人，是过去的诗人所根本不可想象的。他需要具备面向新时代的多种潜能，全方位网络化来成就一种事业。

我相信，文爱艺的作法，不只是在现在行得通，未来也还会有人大步跟上来的，这也是时势使然。

何况，文爱艺也在调适自己，将有变化和发展，和他的读者群一道步入新的境界。

由此我想到了自闭而苦恼的诗坛，愿它吸收八方来风，早日舒展开来。

(选自《出版广角》总第十六期)